

# 《夜·明》觀後感

孫必興（1957輝社）



庇能會議原址

《夜·明》是一部以國父孫中山一百年前（1910年）到馬來西亞檳城（Penang, 舊稱庇能）四個多月籌款革命為主題的電影。這部電影是由馬來西亞與中國電影界聯合製作，影片景物全部在檳城實地拍攝。故事背景是清末時期，同盟會九次革命失敗，國父到了檳城籌款，策劃來年（1911年）廣州黃花崗起義。電影內的情節是

從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描述國父人性的一面，對革命低潮的艱難，害怕自己無法堅持，又描述國父與二夫人陳粹芬的相聚感情，亦表現陳粹芬對丈夫之殷愛，只想與國父有穩定的家，無法留住丈夫又心甘情願追隨他一生。

記得2006年冬，我和兄弟們在廣州珠江電影製片廠首次觀看《夜·明》預映，次年11月我們又在中山市被邀請參加首映典禮。我個人對這部電影特有幾分的感觸。第一，無可疑問，國父在檳城召開的「庇能會議」（檳城會議），是改變中國命運的源頭，撒下了辛亥革命成功的種子，如果沒有「庇能會議」，中國近代史極可能要重寫。第二，檳城雖然是國父走革命的基地，但位於北馬鄰近霹靂州（Perak）的怡保（Ipoh）和太平（Taiping）兩個市鎮，都可以看到國父宣傳革命的足跡。想起來很巧合，怡保是我出生之地，出生後和家人在太平居住了一段很短的時間才返回中國。第三，陳粹芬不僅幫助國父走革命獻上重大的功勞，她在孫家圈子裡是一個很受人敬重的長輩，陳粹芬下半生住在我家，回想她自然觸起我對她的感懷。

## 庇能會議

據檳城歷史記載，從1905年開始，國父曾五度來檳城推動革命事業。1910年他被迫離開日本，即乘船在7月19日抵達檳城，這時候國父已將同盟會南洋總機關部從新加坡移到檳城來，檳城遂成為華僑革命的總樞紐。面對一連串的起義失敗及同志們的殉難，國父心情沉重，面對各國打壓及清廷的追緝，其處境更艱難，當時的士氣非常低落，加上同年9月國父長兄孫眉（我的曾祖父）因進行反清活動，被香港驅逐出境，孫眉面臨危境，只好攜帶國父一家四口逃避到檳城居住。同年11月13日，國父在檳城打銅仔街120號召開秘密會議，地點是現在的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參加者包括孫

眉、黃興、胡漢民、吳世榮、黃金慶、鄧澤如、趙聲等同盟會重要人士。會議中國父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講，激發革命黨人重新奮起，籌募足夠革命的經費，在廣州發動第十次革命，和滿清政府決戰，謂革命若不成功，他將隱姓埋名，匿跡空山。此次會議史稱「庇能會議」。

以下是在《夜·明》錄取的演講詞：

「自甲午起事以來，我們經歷了九次失敗，之所以屢敗屢戰，愈挫愈勇，無非相信革命必有成功之日，一切犧牲都是為挽救民眾于水火，前不久廣州的新軍起義，不幸再次失敗，但其革命思想在全國影響巨大，滿清皇朝已經危在旦夕了，此時此刻，我們絕不能因為一時的困頓，而對革命前途失去信心，只要我們能抓住良機重振精神，革命之勝利指日可待，眼下，我們必須盡快招募數百熱血勇士，籌集足夠的資金，最遲明春在廣州發動第十次起義，我已將自己的命運置于這次起義之上，我懇求各位給予最後一次支援，如果再不成功，我孫文將無顏再見大家。」

據說國父演講時聲淚俱下，在場人士無不動容，即席籌得叻幣八千元作為廣州起義基金，同盟會並以籌募教育基金為名，在馬來西亞各地短短數月中籌獲數萬元，不但為低靡的革命士氣注入一劑強心針，並且振奮了無數的革命黨人。國父隨後從檳城發函世界同盟會各分會，共募得十八萬七千餘元。可見華僑熱心愛國，他們支持革命的行動主要是給予金錢的資助。除了金錢的支援，也有直接參與革命行動，例如參加第十次起義犧牲的二十八位華僑烈士。所以國父曾說：「華僑是革命之母」。

庇能會議的召集，決議要如期發動廣州革命，促成了廣州3月29日之役。英勇捐軀的烈士，於1918年時葬於廣州北郊的黃花崗，並建立了一座「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紀念碑。廣州之役雖然以慘敗告終，卻是歷來武裝起義中表現最勇敢和壯烈的一次，也對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產生重大的影響，並最終將中國從封建帝制中解放出來，開始走向民主建國之路。

## 怡保和太平

辛亥革命成功後，我的外公蘇煥昌從中國舉家移居馬來



太平「長春圃」別墅

西亞，在怡保一處樹膠園當管理，養育了好幾個孩子。當時陳粹芬已功成身退，和國父分手後，1914年從澳門前往馬來西亞住太平「長春圃」別墅。由於陳粹芬自己並沒生養，她又很喜歡小孩，因而才有了收養小孩的念頭。我外公和陳粹芬是好朋友，外公知道她喜歡小孩，答應送一個女兒給她撫養，後來陳粹芬一看到我母親蘇仲英就很喜歡，很快就領養了她，領養後改名為孫仲英。

1931年，陳粹芬應我叔父孫科（國父長子）之請回香港定居，次年遷居廣州，以便我母親讀書。1935年母親中學畢業後前往夏威夷讀大學，1937年母親與父親孫乾（國父侄孫）在意大利結婚，並復原名蘇仲英。

1939年父母親和剛滿一歲的大哥必勝從意大利回國，路經馬來西亞探親，同年我在怡保出生。之後我們一家在太平「長春圃」別墅住了數月，到1940年才返回香港與陳粹芬相聚。2000年我曾到訪檳城並途經怡保和太平，當時還找到我在怡保出生的醫院，但在太平的「長春圃」別墅已易名為安東咖啡廠。

## 陳粹芬

陳粹芬（1874-1962）祖籍福建，原名香菱，出生於香港，因排行第四，故人稱她為「四姑」。1890年前後經陳少白介紹認識國父，他們初次相見，即暢談推翻滿清，做法洪秀全，陳粹芬萬分欽佩國父，認為他是一個不平凡的領袖人物，於是立志追隨國父革命。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她隨同國父流亡海外，與國父共同生活，照料國父的起居飲食，使國父全心投入革命。她也經常接應革命同志，替他們洗衣、做飯，終日忙碌，從不怨苦。同時還為革命黨人在香港和橫濱之間，密運槍械，傳遞消息。在馬來西亞走革命期間，她甚至親自下手印刷反清宣傳品，贏得革命同志們的尊敬和欽佩，一致認為她是一位頗具「英雄氣概」的革命女性。

1912年民國成立，陳粹芬返回澳門，住在曾祖父孫眉家裡，終於結束了十七年走革命的生涯。陳粹芬雖然沒有與國父正式結為夫婦，但被孫眉及國父元配盧慕貞認為如夫人，也一直把她當做家族成員之一，且在孫家族譜註明陳粹芬是國父的側室。1914年，陳粹芬再往馬來西亞與友人合營樹膠園，後在太平小鎮領養了我母親，共同生活了十七年才返回香港定居。

我與陳粹芬其實有一個雙重親屬的關係，我既是她的外孫，也是她的「曾姪孫」，若以廣東人的稱法，我們兄弟應



1957年與阿太合照

稱她為「太叔婆」，但由於大哥幼年時牙牙學語不會太說「太叔婆」，將「太叔婆」叫成「阿太」，此後我們家中大小及親友都稱陳粹芬為「阿太」。我和阿太相處共十八年。抗戰期間，我們一家從香港逃難廣東內地，阿太幫著母親撫養我們兄弟四人，抗戰勝利後，再遷到廣州。



革命期間國父與陳粹芬

1946年，父親任中山縣長，阿太隨父母親住中山石岐，當時我們兄弟都在廣州和澳門讀書，暑假才有機會返回石岐與阿太及家人相聚。1949年我和家人在香港重聚，直至1957年我赴美升學，到此才與阿太告別。在我的眼裡，阿太是一個樸實敦厚，沉默寡言，知足無求，和藹親切而從不起怒的賢婦。她久居馬來西亞，對飲食喜好也頗受那段生活的影響，比如她偶爾交代工人煮咖哩雞，有來自馬來西亞的舊識攜帶榴槤給她，她會顯得特別高興。我從小對兩種食物最不感興趣，很可惜榴槤是其中之一。

1962年10月21日，阿太在香港去世，享年89歲。我每次到中山翠亨村孫氏家族墓地掃墓時，一定向這位偉大的長輩獻花和敬禮。她臨終前把一枚金戒指和國父留給她的一個金色懷錶，傳交大哥必勝保存，懷錶並配有一條金鍊，金殼面上刻有英文名字 — Y.S. Sun，這懷錶是當年「倫敦蒙難」之後國父告別英國時，恩師康德黎 (James Cantlie) 特意贈送給他。在《夜·明》電影中亦有提及這個懷錶，當時國父在檳城聞訊他母親剛去世，他不但沒有資金去付安葬費，還要倚靠當地革命同志每月的捐助來維持一家幾口過生活，無法只好要求陳粹芬拿送給她的懷錶到當舖換點錢，陳粹芬為珍重國父對她的心意，堅持不會把這懷錶離開她身邊，之後國父亦不再強求。



金色懷錶和一枚金戒指

# 中山市晤忠社孫必勝同學

## 兼談談孫中山先生與 孫眉先生之一些史事

李君聰（誠社）

近月拜讀了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七十四期通訊裡孫必興會長的文章，述及孫中山先生及其兄長孫眉先生（孫會長的曾祖父）的一些往事，這也引起了我的一些感懷。

我在香港培正就讀高中時，已聞及忠社孫必勝同學與其昆仲的大名，但恨未識荊。這直至2007年我在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活動裡，始認識了輝社孫必興同學，2008年我出任三藩市同學會會長，孫同學為副會長（近年擔任會長之職）。孫氏昆仲之尊翁孫乾老學長是廣州培正1927年級會仁社老大哥，這裡同學會在1997年12月8日於三藩市皇后酒樓舉行的培正同學日裡，曾為出席盛會的會仁社黃汝光與孫乾兩位老校友舉行了他們級社畢業離校七十周年之賀典。當日之盛典，由於會長缺席，乃由兩位副會長聶聲（賢社）及李君聰（誠社）主持，先由林英豪老大哥（鵬社）簡介兩位學長事跡，跟着由鵬社王北海同學代表同學會致送禮物，又由聶聲（賢社）和黃如珍（仁社）兩位女同學向這金鑽禧的黃、孫兩老學長獻了花。

我屬廣東中山縣前第二區人士（二區前稱隆都，今叫沙溪鎮），孫乾學長（孫眉之孫）在二次大戰戰後曾任中山縣縣長，是我的父母官。我在今年四月有香港及中山市探訪親友之行，近年得悉孫必勝同學多居中山市石岐，出發前我便打了電話給孫必興同學，蒙他立即給了他兄長孫必勝在中山之聯絡電話與我。後來我到了中山市石岐，經早一天與孫必勝同學通了電話，於四月廿一日早上八時在我下榻的國際酒店餐廳裡與必勝作共進早餐之叙。孫同學仍屬健碩，精神飽滿，與我一見如故。我們二人打開話盒子，便滔滔不絕。我們談及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曾有一電視劇集，由忠社鍾景輝同學監製，內容述及孫中山先生一些事跡，當年由孫必勝客串飾演孫中山，又另一位忠社同學鄭修麟飾演孫中山的兄長孫眉，二人皆演得活靈活現，這個劇集亦可以說得是培正忠社同學天下了。

我們話題又轉到必勝同學的近著，他給我參看了他之巨作「孫眉——我的曾祖父」的審定稿，洋洋數十萬言，每一章節都是他的中文寫作排先，跟着是原文的英文譯本，插圖豐富，真的是圖文並茂，嘆為觀止矣。孫同學今在中山市，是中山市孫中山研究和中山海外聯誼會的名譽會長，又兼中山市華僑華人文化學會及孫中山基金會的顧問，他這巨著由中山市政府贊助，將於今年六月出版，大家且拭目以待。

亦是在七十年代，我在香港曾與家兄君毅追隨香港大學羅香林教授在港研考孫中山先生在港的歷史遺跡，後來羅教授出版了專書，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跡（由家兄在各原址拍照說明）。

在這著作裡，羅教授道出孫眉先生和孫中山先生的一些史事，我在以下略為敘述一下：

（一）孫中山先生兄長孫壽屏，原名德彰，後名眉，早年赴檀香山營商，又營農園於茂宜島（我曾於2005年三月遊茂宜並租車自駕往訪其遺址，未果）。孫眉先生在檀及其後香港，一直支持其弟孫文的革命事業，1907年自檀移居香港九龍之東頭村，1911年春香港政府受清廷壓力，孫眉被遞解出境至澳門。

（二）孫眉弟孫文，字載之，別號逸仙（其英文名稱就以此別號譯作Dr. Sun Yat Sen），入學時學名帝象，1882年在港受浸為基督徒，禮名日新，避難日本時，曾居中山地區，自號中山樵（自後稱作孫中山）。

（三）孫文於十三歲時（1879）曾隨母赴檀香山依兄長孫眉，1883年返香山翠亨，此後曾數度再赴檀，奔走革命。

（四）孫文居香港時，曾就讀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及香港西醫學院（今香港大學之醫學院前身）。1923年孫中山先生曾返到香港大學，以校友身份在陸佑堂發表演說，道及他的革命思想，係從香港得來，義蘊甚深。（我曾係香港人，與有榮焉。）

香港自1997回歸後，特區政府頗着重於當年孫中山在港之史跡史實，今在港島半山之衛城道七號甘棠第內設有中山紀念館，隣近有孫中山史跡徑，近年又在西環新填地上建有中山紀念公園，各位同學校友們，當你們到香港探訪親友時，至宜到這些館地看看，以緬懷這中國近代史上一代偉人——孫中山先生。

寫於三藩市灣區 2011年5月



李君聰（右）與孫必勝（左）在中山市之會晤